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皐藏稿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涇皐藏稿　　別集類五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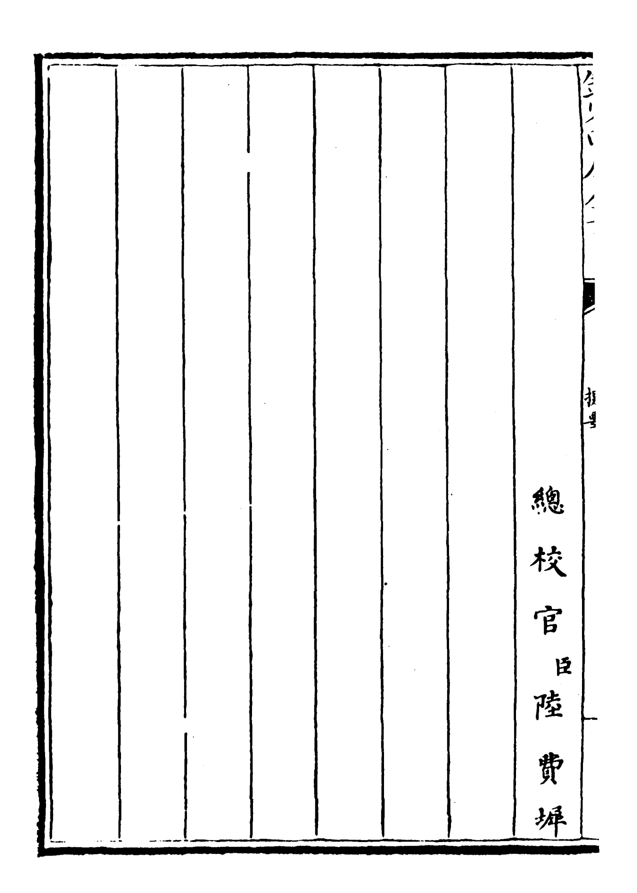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涇皐藏稿二十二卷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削籍歸後起為南京光禄寺少卿不赴崇禎初贈吏部侍郎謚端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明末東林聲氣傾動四方君子

小人互相搏擊置君國而爭門户馴至於宗社淪胥猶蔓延詬爭而未已春秋責備賢者推原禍本不能不遺憾於清流憲成其始事者也考憲成與高攀龍初不過一二人相聚講學以砥礪節槩為事迨其後標榜日甚攀附漸多遂至流品混殽上者或不免於好名其下者甚至依託門牆假借羽翼用以快恩讐而爭進取非特不足比於宋之道學并不

得希蹤於漢之黨錮故論者謂攻東林者多小人而東林不必皆君子亦公評也足見聚徒立說其流弊必至於此實非世所宜有惟憲成持身端潔立朝大節多有可觀且恬於名利論說亦頗醇正未嘗挾私見以亂是非究不愧於儒者故特録其集併詳論末流之失以示炯戒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涇臯藏稿卷一

明 顧憲成 撰

覶事激衷恭陳當今第一切務懇乞聖明特賜省納以端政本以回人心事疏

臣於本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四川等道御史高維崧等一本乞恩認罪事奉聖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有旨著推舉却又推諉支

吾好生恣横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人衆為首的髙維菘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見之且疑且駭退而思之憂結盈腹誠不自知其然也今夫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其訐都御史辛自修也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髙維菘等之合糾起鳴也公歟私歟此皆章章較著不待辨而知者也皇上為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髙維菘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為用

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者起鳴許自修則罷自修許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歟其謀之而不以告歟其告之而不以聽歟意者第謀之左右而已歟或他有所獲罪而起鳴因而擠之歟皆不得而知也夫自修者其賢與否臣姑無論也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也惟是謂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為謬甚矣臣竊見邇年以來人心日下猜忌繁興譏誹般積或曰某也

某黨也或曰某也某仇也或又曰某也陽為某而隂為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不濟其公所傾在彼則覩其非不覩其是遂乃餙無為有賸一為十塗豕盃蛇俱成公案甚矣時俗之過為揣摩幸人之災而不樂成人之美也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無論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為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之窺之者太淺而求之者之太深也亦可以見人心之公不容泯而挽回有機矣何

意復覩是紛紛乎在起鳴既疑以宿覺蒙搆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為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菘等豈望耶即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修何為者耶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若曰一則公一則私臣不能辯也試使兩者平心定氣易地而觀臣恐我之所謂公固即彼之所謂私而彼之所謂私亦即我之所謂公耳柰何舍我而罪彼哉為今之計臣以為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

當思何以為衆論所鄙自修當思何以為儕友所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名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應倍加檢省風厲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尤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摯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銳氣皎皎而負為高者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猶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將君子薄之與論非之共

起而爲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中時行虛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輔許國王錫爵一心一德和衷𢗅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難要在卓然以臯夔稷契相朂不但如近時所稱名相而已庶幾可以荅天下耳若乃以智角智以力角力釋仁義道德之用而競巧拙於毫毛假饒得濟終屬雜覇假仁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於脊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雖

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庸人方以為無足憂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抑臣又因而有感焉請畢其説臣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而建言者世必詬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避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脱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可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明與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

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無論其遠即如我皇上
蒞阼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内言官有相率讚頌巳
耳有相率保留巳耳有相率祈禱巳耳以求吴趙鄒沈
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
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慨惶恐推避莫適為首惟有謝
罪不暇巳耳亦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
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
實章晰誼理剴篤言辭即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

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為利誘不為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猒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繇而奮其説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而況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干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於不堪猒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

皆咈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於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為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

嗇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益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収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益醜者廟堂之為也至於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濶略於規矩過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内懐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蘖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

并其人亦賤之矣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為罪下何暇以言為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中楊廷相條陳考察事宜意欲痛懲矯激之非葢亦有說第人之常情自是逆指者少順指者多不知自反而徒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

不在矯激耳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千載一會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羣邪朋興雖無一事不出於私人皆以為常此一時也上下寅恭衆正彚集少有一事不出於公人皆以為異此臣之所以尤不容已於言也臣腐儒也無所知識生逢明聖恩見

太平情激乎中不能默默輒以自反之說進熟念當今第一切務無過此者其用心寛而動物速其操術簡而收效宏夫惟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凝然獨立反躬責己端本澄源無論大臣小臣近臣遠臣而皆視之為一體無論諷諫直諫法言巽言而皆擇之以用中仍諭大小臣工無猜無忌自責自修勿惜任怨之名以逢君欲勿希將順之美以便己私勿徇一時之喜怒以貽禍將来勿執一己之是非以誤傷國體至于左右近侍亦

時以此照察之使其各知愛惜共享榮名其維崧等四御史姑令照舊供職則皇上何以不若堯舜在廷諸臣何以不若臯夔稷契天下何以不若唐虞益變化人才轉移世道之機實在于此大學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臣誠不勝惓惓惟皇上裁察焉奉聖旨這本黨護高維崧等肆言沽名好生輕

躁顧憲成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前有旨將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顧憲成曾否呈稟堂上官也着回將話來

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不宜有待懇乞聖明早賜宸斷以信成命以慰輿情事疏吏部四司公本

臣等伏見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將三皇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知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為安也

又見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為天下之主無端受誣以為可痛可恨於此知皇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為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真聖君哉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無疑者皇上之所據以為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為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

也待嫡非也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
有無非也夫待之為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期撓
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隳不攜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
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皇上
之稱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
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援而附
之是為尊祖訓乎是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嘗考我
朝建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廷臣連章

累牘言之甚詳歷歷可按皇上第以其不合於已置弗為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故親之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餘子則稱王王必繫之地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為名有所繫則難乎

其為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
已而設者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為順於情為安
於分為稱於訓為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
而然乎耦尊鈞大偪所繇也偪則凌凌則僭僭屬所階也
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為法聖
子神孫以皇上為法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
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
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

然是凡皇子皆東宫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毎念及此便自寒心皇上獨能宴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皇后者所與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於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為快夫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是故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不得而私之也皇上之諸子即皇后之諸子也雖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於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

以其妻為嫡母固其定分然耳豈必自已出而後為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區乎其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又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顏瀆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皇上之言之

也曰朕為天下之主夫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者也自並封之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閽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於閭巷小民亦嚚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欲為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顧之惟是日夜惶悚天志積誠必欲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

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戶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為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為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即臣等亦為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為皇上觧即皇上亦不能為臣等觧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為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

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覩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為必不可違以輿論為必不可拂以初命為必不可爽以新諭為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皇元子首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千萬世無疆之休悉萃於此矣臣等曷勝惓惓願望之至感恩惶悚循職披忠懇祈聖明特賜照察并乞休

致以安愚分事疏 代孫堂翁立峯作

臣自惟奉職無狀具疏上陳聖德如天曲賜寬假慰之以清慎督之以救正勉之以供職展誦再三且感且愧夫復何言獨念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日夜彷徨莫知所以不得不為皇上一陳之也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一切屬焉然必擬議上請奉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人臣可得而專也是故

職主於分任而權則無所不統權主於獨斷而職或有所不伸君臣之分於是乎在益其際嚴矣臣世受國恩皇上又不以臣為不肖令待罪銓曹臣感激殊遇勉圖報塞受事以來矢志奉公内之不敢一毫有所顧戀外之不敢一毫有所畏忌夫孰非恃皇上之信之也其或進或退或去或留夫孰非皇上之靈命爽也是謂之守職則可謂之專權似未也今以議留二部臣為專則無往而非專矣况鄒元標諸人海内日引領望其柄用

顧屢推屢格臣方內愧行能淺薄無當聖心至於疑貳
沮撓動成掣肘自失其職而更責以專權乎若夫黨之
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非特口不忍言目
不忍見抑且耳不忍聞若之何其以為戲也凡科道論
劾下部覆議自有去留即外計拾遺亦然今以議留二
部臣為結黨則無往而非黨矣且宋臣歐陽修言君子
有朋小人無朋方今在廷號為多賢惟是人各有心形
跡岐而猜忌漸起精神隔而議論漸煩臣忝為首臣方

愧不能雍容調劑合君子而爲一以共贊太平之治而更責以結黨乎夫銓曹重地也非其人則不當居其地業已使之居其地則不當疑其人昔之專權結黨者亦往往有之矣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以專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沮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臣之大罪也臣衰病日侵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來者且以臣爲戒又臣之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輒用披露伏

乞皇上矜其愚不錄其罪特加省察并望賜臣骸骨歸
老林泉與田夫野叟共祝聖壽於無疆皇上之恩真同
天地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聞命惕衷自慚獨免恭陳愚悃以祈聖斷事疏同考

功司員外郎
李復陽上

頃者皇上覽科臣劉道隆疏切責吏部專權結黨隨奉
旨回話皇上將該司郎中趙南星降調外任一時聞者
洶洶相與求其故而不得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有惶悚

而已竊念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兹内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搉臣等皆與焉至於議留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為誼出儕才嘗從史之令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頽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南星遠甚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靦顔在列將来招釁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矣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

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用是不避煩瑣仰瀆宸聽伏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埀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
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
心臣愚幸甚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
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臣愚亦幸甚臣等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疏

臣章句書生遭際明時誤被甄收洊歷今秩聖恩如天

慚無寸報何敢言私奈臣稟氣素弱居平恒喜靜而厭
動一遇煩勞寢食俱廢近者不意驟陟選司諸務棼雜
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傷頭目昏眩兼之入冬以來積
感風邪痰火寒熱諸疾一時併作延醫診視咸謂元氣
下墜邪氣上乘非謝絶羣囂投閒靜攝難冀痊可隨具
呈堂官堂官再三督臣之出臣於此進退維谷實爲狼
狽萬不得已仰瀆天聽查得萬歷二十年五月內文選
司郎中鄒覲光因病自疏乞歸荷蒙俞允伏乞勅下本

部照例放臣回籍調理倘犬馬餘生僥倖不先朝露尚得從田夫野老祝聖壽於無疆也臣曷勝迫切懇祈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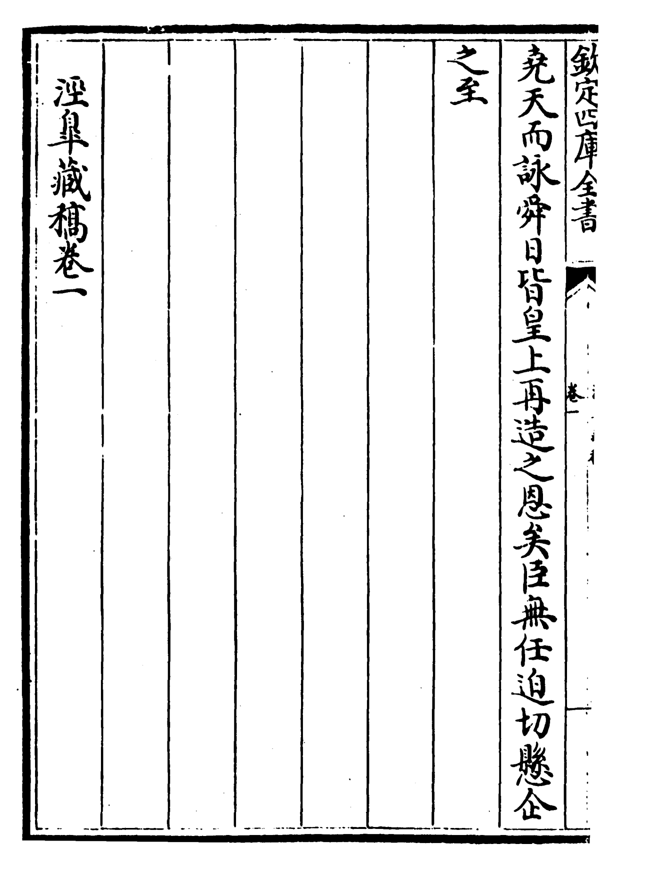
聞命亟趨屢牽夙疾懇乞聖恩俯容休致事疏

臣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由萬歷八年進士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至萬歷二十二年罷歸尋蒙恩詔復官至萬歷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接得邸報吏部一本開讀事奉聖旨顧憲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激謹望闕叩首謝恩訖竊念臣猥

以疎劣重負任使歸田以來日夜省惕皇上宥弗為討亦已過幸更荷聖慈褒然優錄誼當竭蹷而趨捐軀圖報遂於今春二月啓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暈之症一時陡發不能前也吏部業為寬限矣延醫調理至八月稍可勉為啓行不意行至丹陽而加劇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又為寬限矣豈非不忍臣之卒廢於明時哉獨計臣少不自愛踰壯便衰行年六十目昏耳聾老態盡見已不足效駆驅備鞭策況今病入膏肓糾纏無已柰

何尚欲僥倖於萬一也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愁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大恥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徘徊道路遷延歲月偃蹇簡書遲速惟意以自陷於大戾尤臣之所大懼也

查得吏部職掌弘治四年題准凡自願告休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嘉靖十年題准今後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臣謹瀝誠上請伏乞勅下該部查臣別無假托容令休致自今以往得保餘生與閭閻父老歌



堯天而詠舜日皆皇上再造之恩矣臣無任迫切懸企

之至

涇臯藏稿卷一

涇皋藏稿卷二

明 顧憲成 撰

上鄒龍翁老師書

不肖憲之走金陵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謂曰孺子何知遂褎然而冠諸童儒倖耳又得隨諸茂才與覲場之列又倖耳倖不可屢僥敢他望乎吾有一心事孺子能為我了之勝於獲雋百倍矣憲跽而對曰惟大人之命敢

請家嚴曰吾所識窮乏之唐應麒者其父居邑之市中日接四方之游商而主之藉以生活方江寧盜蔣六飾裝而至其家初不意其為盜方蔣六發其裝而與之有所抵易初不意其為盜人之貨也無何蔣六敗而株連之逮至江寧父遘累而亡子遘累而繫出鄉井入囹圄積歲月而不僻益其所與之相抵易者既援以為贓而虛捐其一倍之貲其援以為贓者則又不止於其所抵易也而藉口於一事之實刀筆之吏從而羅織之遂得罪

則應麒之所坐可原也且應麒之繫迄今不解也為其贓未償也而贓則赦矣在應麒𠃧𠃧獨夫非敢抗而不償實惟遘累之後止存赤骨即欲償不能又以為赦既及即不償無害也竟惟日日待赦在當事者按舊牘奉新例非不能赦一未償之贓實疑應麒之產尚可以償又以為赦而償償而赦則可以收其實利而與之虛名也竟惟日日待償審如是也一日不償一日繫矣終身不償終身繫矣相彼獨夫欲覓其身命易耳舍此而更

有所督責將持何者而應之則應麒之所處可憫也應麒有母而未老有妻而未歸母恐其子之須臾死也請于其妻之家曰吾子可以無妻而不可以死吾可以無婦而不可以無兒願返我聘不願歸我婦也妻之家持不可母堅請之益堅持不可誠謂其故也而不意當事者迫之償也久而不償久而不赦勢不得不出于母之計矣而況乎其聘之返也又不足以償也是使為母者既失其婦又失其子為子者既失其妻又併其軀命而

不保也則麒麟之為計可哀也孺子識之此吾之所寤寐疚心也憲復跽而對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兒何敢忘惟是眇眇一書生何能為家嚴曰吾亦籌之矣聞江寧侯與上元葛二尹同里而葛二尹實嘗丞吾邑可以情控也憲曰兒未識葛二尹奈何家嚴曰鄒龍翁父母見官兵曹不嘗國士遇汝者耶當葛二尹丞吾邑時此老為之長最相知誠得此老慨然達之葛二尹葛二尹轉而達之江寧侯則其事可立白是一言

而起一人之生也應麒之事白則母得以有其子妻得以有其夫而彼亦得以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應麒在縲紲無食寒無衣近復罹疫疰體槁而色不人諸同繫者皆危之其存與亡也益在旦夕誠欲援而生之也亦惟在旦夕拯溺救焚勢不容少緩孺子識之此吾之所倚門倚閭盼盼而引領也寔喜曰鄒老師仁人也事其濟乎遂頓首受命而行茲敢一一述諸老師老師何以裁之即曰是故吾赤子吾不忍其坐斃

矜而許之耶不肖庶幾有以復於家嚴矣是老師之賜也不肖之幸也抑曰若書生耳何為強與人事揮而叱之耶即不肖歸而見家嚴何辭以謝是應麒之窮也不肖之罪也老師仁人也於斯二者必有擇矣臨緘曷勝懇迫之至

上相國瑶翁中老師書此稿已削適從敗篋中檢得初稿追念往事不忍棄也聊復存之

憲聞之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

夫何以治也君子正也正則所言皆正言所行皆正行所與皆正類凡皆治象也雖欲從而亂之不可得而亂也夫何以亂也小人邪也邪則所言皆邪言所行皆邪行所與皆邪類凡皆亂象也雖欲從而治之不可得而治也憲書生也何敢妄相天下士及來長安跡耳目之所覩記往往不能釋然於心聊掇其槩吏部掌邦治果清通簡要之品乎戶部掌邦計果廉介恭儉之品乎禮部掌邦教果端凝淵穆之品乎兵部掌邦政果磊落奇

术之品乎刑部掌邦禁果公平明恤之品乎工部掌邦土米精嚴練達之品乎都察院掌邦憲果剛方直亮之品乎斯不亦善乎如其末也將無僅僅備員而已乎然則在朝者君子乎非君子乎憲不得而知也已徐而按之賢如鄒公元標沈公思孝艾公穆傅公應禎鄧伍矣賢如劉公臺因伍矣賢如趙公用賢吴公中行朱公鴻謨孟公一脈王公用汲民伍矣賢如徐公貞明李公楨喬公巖趙公參魯雜職矣賢如趙公世卿王官矣然則

君子者在朝乎不在朝乎𡩋不得而知也則又伏而思之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𡩋無君子之領袖乎有之則宜君子日多而何未見其多也小人在朝非小人自能在朝也本之小人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𡩋有小人之領袖乎無之則宜小人日少而何未見其少也𡩋不得而知也不知故疑疑故懼輒敢於老師乎私質焉竊以為當今皇上之所倚重無如首揆海内之所仰重亦無如

首揆老師與之朝夕共事必能洞徹其真精神所在其毅然以宗社生靈為已任而是非利害不足動其心者歟抑猶未免於自用歟而老師之於首揆也其相知相信可以披肝瀝膽盡言而不諱者歟抑亦體貌之間而已歟然則老師將如之何而可歟其一切順而聽之歟抑亦思以逆而挽之歟順而聽之吾懼其為隨究也必至於兩相扶同以成壅蔽之害而國家之事壞逆而挽之吾懼其為激究也必至於兩相矯異以成乖睽之害

而國家之事亦壞意者不隨不激之閒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憲之所願聞也老師其遂進而提命之曠然有以大發其蒙歟抑亦曰有是哉爾之迂也姑笑而置之歟敬九頓以請

上穎翁許相國先生書

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至於破壞而不可收者其初起於一人之私而已夫誠一人之私天下誰不知其非者於法未足以壞也蓋有附之者焉其附之者又皆庸衆細

人名醜實惡天下又誰不知其非者於法又未足以壞也益又有效之者焉其效之者又皆其匹類要以互相為利而已天下又誰不知其非者於法終又未足以壞也惟其日積月累循以為俗雖夫端人正士亦安然居之而不疑然後遂破壞而不可收也憲不敏不省其他竊恐今之貢舉將類於是是以不得不謁之明公也夫明興二百餘年矣其執政者非盡周公旦召公奭也其壞法亂紀亦多有之矣獨未有及於是者也焦氏芳朝

及之而夕敗自是無敢為芳也者程氏釁夕及之而朝敗自是無敢為釁也者而獨近者張江陵輔政神奸鬼計高出二氏之上暋爾茍完衆皆效尤相與鱗比而進莫或疑怪及江陵没一切稗政日銷月鑠幾至於盡惟是不變也非徒不變也又或從而甚之矣此天下之所以喟然歎恨也然而往者懾於江陵之威徒以積其憤於胸中卷口結舌今者又徘徊覬望莫肯發語其故何也天下大矣非遂無賈傅梅尉劉宗正其人也意者以

為有明公在可無虞也明公當世之端人正士也往聞江陵不丁父憂明公不是也廼者江陵病諸公卿爭為禱于東岳明公又不是也明公之不佞也如是何獨於此而不然故曰有明公在可無虞也雖然又有從而為之辭者矣曰科場公典也不可意也意而收之暱也意而棄之矯也二者其失等也付之無心而已愚以為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談而非救時之切論正孔子之所謂佞也夫救時者未有不用矯者也夫矯之為不可也惟

其弊世忤俗用於家而家非之用於國而國非之用於天下而天下非之故不可也若其移而用於今日之科場以裁罕輔之子弟將暘谷以西昧谷以東人人快之不勝其是也夫何病於矯夫明者衆所依以視也聰者衆所依以聽也今明公行將主南宫政矣天下之視聽於明公者不少也即欲慨然出而救之使國家興賢育材之制將壞而復完是惟明公即以為固然安而聽之使君子忘其非而不見詰小人成其是而不見沮亦惟

明公明明公當世之端人正士也其必有以處之矣憲也辱在執鞭之末每見明公明公㮣以德義朂以故不敢愛其昧昧之愚率爾宣露惟明公進而可否之幸甚

再上相國瑶翁申老師書

昨言魏李兩君於老師老師欣然不為忤竊有窺於老師之大也獨元相所稱某甲子之說非特中魏侍御而已且并侍御弟允中而中之憲甚惑焉竊惟自江陵諸公子相繼登第人情洶洶嘖有煩言為日久矣前者憲

不避紛瑣屢肆陳説惟是之故信如某甲子之説憲亦何求而不得乎嗟乎當江陵擅國諸言事者無不被罪去以是臺諫緘口結舌靡靡不立天下傷之至於今稍稍能以直言振矣顧亦往往有所揣摩緣飾而然其真痛真痒處亦逡巡覬望莫之敢及則科場一事是也獨䰟侍御不忌而抗疏言之李民部不忌而抗疏救之是為真能直言執政於此兩人能優容之是為真能優容而夫人者又從而媒孽於其間其亦不仁也已矣夫此

何病於兩君也凡進言者大率其中有不可忍者耳其意非望於求完也夫惟不完而後其名高即完矣久而積嫌積毁日銷月鑠不保其卒天下必曰是嘗用某事忤貴人也者相與太息而追賞之即其名又高而我乃獨受其敝言咈諫之咎耳所得在彼所失在此是何其愛執政以姑息而愛兩君以德之甚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憲誠不勝過慮再用披露庶幾老師始終矜而察之以兩

君完併天下後世咸有窺於老師之大也不肖憲幸甚世道幸甚臨緘惶恐不次

與王辰玉書

僕不敏幸獲與足下生而同壤又幸往年從長干雨花之間望見末光足下無鄙而好進之雖御李識荆未足以方其暢也自審踈薄無能為役不敢有所稱效託於氣類時復瞻企喟然而已乃者誠欲貢其亹亹念之累句旋發旋轍深惟足下玄覽峻詣人倫之美僕奈何有

逢之心束於固我膠而不决遂用披露願足下少察之竊惟國家設科以取士鉅典也上不得以私其下下不得以私其上明興二百餘年矣未有能干之者也干之自張江陵始張江陵既沒諸一切獵政次第罷免獨於是未有能革之者也是故魏直指朝諷之而夕以竄丁直指夕諷之而公卿大夫朝而競求其瑕遂令邪說朋興至于今猶然譁而未已吁何其甚也夫士亦何擇於貴賤也貴而取貴焉賤而取賤焉惟其當而已往者謝

氏之有丕也商氏之有良臣也於其時並以為華何獨今者乃並以為訝夫非其愛憎殊也彼其中誠有不可解者耳足下不見之耶魚貫而進無或後也雁行而列無或先也卒而擬之徐而按之無或爽也見以為自然何巧也見以為偶然何屢也其何以謝天下矣若夫執事則異於是僕非敢為謾也相國先生履仁蹈義屹然與古之五臣十友頡頏千載之間暨於足下少有至性長而彌茂曠然為彖之表天下即欲進而以足下投先

生退而以先生投足下不得也有黜沮逆折已耳而今而往足下其一舉而最秋闈再舉而最春闈三舉而最大廷天下不疑何者誠信之也雖然竊有懼焉賢者不幸而與不肖者同形其究也將無以別其賢不肖者幸而與賢者同形其究也將有以飾其不肖無以別則蒙有以飾則固往者不慚來者不創不亦與於干之者哉斯僕之所為懼也夫豈惟僕其在天下猶是志也夫豈惟天下其在執事猶是志也僕不量竊以天下為執事

計以執事為天下計莫若逃之而已談者必曰無庸是避嫌也與其避之寧其忘之吾求不愧於心而已避嫌德之衰也跡僕所聞殆于不類昔者堯讓天下舜去而之河南舜讓天下禹去而之陽城周公攝政流言㪍興去而之東孔子轍環至衛有邀而卿之者正色而卻之去而之陳蔡之間雖絶糧不愠此皆天下之大聖人也一帝一王一相一卿不足以磷其内丹朱商均管蔡彌子之徒不足以緇其外而惴惴焉畏之若是何也夫固

有所避也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不處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不去難進易退則是以進為嫌也有擇於富貴無擇於貧賤則是以富貴為嫌也聖人視富貴貧賤等耳第求不愧於心可矣何必拘拘乃爾然則聖人之意見矣足下以為然歟否歟今夫一第之榮不厚於萬乘也家猜戶愕積議如山不輕於三蘖也而足下之於是得之無加失之無損不急於栖栖皇皇東西南北之人也厚可損而

誹為戀輕可虞而重為毋急可委而緩為徇猥曰吾求不愧於心而已何嫌之與有則是四聖人者徒為小廉曲謹無當也必不行矣故嘗試論之即足下芥拾一第紹明纓簪之業輝映後先顯名也即足下芥置一第抗志東海以待天下之清顯實也夫名者庸衆之所艷而實者賢雋之所欽也之兩者之相去豈不遠哉不可不審也僕故曰莫若逃之使葢張江陵之不直於天下其大者莫如為子而蔑其父又莫如為父而賂其子方五

君子昌言於朝張江陵恚甚並得罪先生辯之不克遽拂衣東還修莱留之樂庶幾以身為諷當是時實聞足下手寫陶彭澤歸去来辭獻焉然則天下所以無父而有父足下之為也於是特探狂論一矯頽俗膫然無復一毫濡忍之意仁人所憂志士所憤庶幾以身為防俾世之競進而不已者有省焉然則天下所以無子而有子足下之為也不已烈哉足下勉之僕與足下踪跡寥濶顧其慕說足下特甚敢有獻志語曰山藪藏疾江海

納垢藉令漫無中於大道應知足下不我讓也敬頓首以請

上婁江王相國書

昨所請教册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洶洶何以鎮定上欲不慾于明旨下欲不駭于人情故曰難也過趙定老問之亦喟然太息只懇懇拈出閣下一片心相向耳究竟則請期一着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也葢自萬歷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

請者後先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而曰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過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為罪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為辭從今以往誰復能闗其說乎即皇上札諭業已曰數年之後矣廷臣復何所據以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也閣下以為無虞乎語云不見其

形顧叅其影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定而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之所式臨兩宮之所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稱尊齊大亦可覩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葢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骨肉之間頓成胡越星星燎原涓涓放海雖二君孰意及此乎司馬溫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此何事也可得而嘗之哉而徒諉諸

天也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
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
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
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嵗復一嵗不知何所底止閣下
之責方自此始未艾也竊意以為宜聽九卿科道仍草
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即甚遲不得
越一年而遥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
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議論方囂而復定國本幾

搖而獲安此真閣下事矣脫或一請不當則至於再再請不當則至於三甚而至于十至于百至於去就可也至于死生可也論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惟大臣為能格君心之非可不勉哉若乃上懋不必然之説以益其立長之成命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則是皇上負閣下閣下負皇上非所望於今日之君臣也臨紙耿耿不盡

復王辰玉書

深哉門下之言之也門下其有天下心乎再誦扇頭韻言又何婉篤而可諷也憲于是喟然三嘆焉而又竊以為昔之患患在閣部異同今之患患在君相異同閣部異同天下捘其是非而交責之君相異同天下舍吾君而責吾相此紛紛之議所由起也且閣部異同其為證也顯君相異同其為證也微故君相異同之形一昡則閣部異同之影猶存此紛紛之疑所由起也夫疑者億詐逆不信以小人之心相揣摩也議者求全責備以君

子之道相程督也彼以小人之心求我我拒而不受則可彼以君子之道求我我拒而不受則不可此紛紛之爭所由起也葢伊尹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而在有宋韓富諸君子即復偃卧田間每當朝廷有大政輒慨然手疏以聞上不與人主分爾我下不與曹偶分去就古之君子其任天下之重如此竊見皇上之于諸公卿若泛泛然而通年以來獨往往督過吏部今且微連都察院矣此其措良

不可測而幸尚知有執政諸老先生即諸老先生中更知有尊府君旋轉一脈實惟尊府君是繫往嘗獻其區區尊府君許之亦曰吾欲云云寧忘之耶門下試以請于尊府君其務深思極慮以始終無替伊尹之恥而比跡于韓富天下之幸也憲最無似乃有門下于尊府君即尊府君所為杖拭百方卒以狂昧取罪重負尊府君方當日夜悚惕兢思補過敢復肆然闌及天下事顧其一腔熱腸猶然如昨俄又為門下提動不覺信口傾吐

門下以為何如率爾報謝尚餘耿耿閶台駕旦夕南庶幾請須史之間以究所懷不備

又

寛嚴之説意慮深遠誠非愚陋所及乃弟意則又妄謂嚴者相之事寛者天下之事相自嚴則天下寛矣相自寛則天下嚴矣此二者又未始不相持也門下以為何如

與李見羅先生書

憲不敏竊聞海内有見羅先生久矣昨日從李令君羅茂才游受明公之書而讀之益深向往思為執鞭而不可得何意門下不遺淺薄儼然賜問若以憲為可與語欲援而納諸道者即而令而往得以依歸下風與於暴濯之末少窺萬一皆明公之貺矣何其幸也竊惟明公表章聖學揭正時趨距詖放淫功齊兼抑天下不可無此人萬世不可無此論斯已偉矣獨自嫌其異於陽明先生也而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

不敢以為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為是也此陽明先生語也若曰如是則何嫌之有其亦可也雖然修身為本非明公之言也孔曾之言也異不異尚何計焉乃陽明此兩言者憲猶然疑之未能了也私以為陽明得力處在此而其未盡處亦在此矣請畧陳之而門下裁焉今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焉或駁焉遂乃

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見其難也老之無佛之虛楊墨之仁義彼非不求諸心也其渾然者未能盡與聖人合是以謬也故陽明此兩言者其為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㝠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恐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為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為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愧於聖人如

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陽明此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與否亦無問焉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脚六經高談濶論無復忌憚不亦悞乎自宋程朱既沒儒者大都牽制訓詁以耳目幇襯以口舌支吾硜硜窮年無益於得獘也久矣陽明為提出一心字可謂對病之藥然心是活物最難把捉若不察其偏全純駁何如而一切聽之其失滋甚即如陽明頓悟

絶人本領最髙及其論學率多杜撰若明親格致博約諸義雖非本色尚自半合半離可以推之而通甚而謂性無善無惡謂三教無異謂朱子等於楊墨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何識見只縁自信太過主張太勇忘其渾然者之尚異於聖人而惟據在我之得不得為是非的然之公案是故理不必天地之所有而言不必聖人之所敢縱横上下無之而不可也陽明嘗曰心即理也憲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

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何如也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何如也言何容易漫曰心即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然則陽明此兩言者却又是發病之藥故曰陽明得力處在此而其未盡處亦在此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詳味數言而陽明之得失亦略可覩矣不識門下以為然否憲少不知學始嘗汨沒章句一旦得讀陽明之書踴躍稱快幾忘寢食既而漸有惑志反覆參驗終以不釋項聞教於明公益覺其中有耿耿者是以忘其愚陋輒用披露冀得就正有道倘蒙不鄙明賜督誨使憲奉以周旋不迷於往有負惓惓又何幸也惟明公圖之憲也敬竦息以俟

復鄒孚如書

凡已得舉子業第一諦何復下詢弟實未有知也敢舉其間之師者求正弟始從邑中少弦張師游師教之以博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事不可拘拘只在佔畢中求已從原洛張師游師曰此事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益又教之以約弟舉少弦師語師笑而不答弟退而思之未有湊合處一日再舉少弦師語諷咏數過忽有省曰是矣是矣妙在一破字夫何故讀書至萬卷直是不捨一字謂之破則又不取一字矣不捨一字之

謂博不取一字之謂約不捨不取之間有妙存焉非言辭所及也因謁東里雲浦陳先生而質之先生首肯先生才甚豪意不可一世少嘗以時義贄於方山薛夫子薛夫子大驚曰非王震澤莫能辦此流聞坊間遂梓入王震澤稿中至今家傳户習以為真出自震澤手莫知其自若有朋自遠方来上者為巢下者為營窟等篇是也先生復從容言予曾見王崑崙山人詩乎當為予坐進一格因出其題淮陰侯廟歌及擬杜七歌視弟弟受

而讀之頓覺胸中廓然累年所拮据擬議一時蕩盡了無影響歸而再質之原洛師師亦首肯弟所聞如是敬為兄誦之高明謂何歌録覽弟至今嚴事山人在師友之間云

與孫栢潭殿元書

弟向来築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寢其意以詩書為仇文字為贅門以外黑白事寂置不問容有持殿元録報我者不覺舌端生鋒談之無休時也吾

錫天下稱鉅精采神耀顯焉未光者凡幾百年一旦足
下持黃卷貢之丹扆玉立雲霞之上閭巷閭樵嬰牧稺
橖叟柔嫗聞足下嘖嘖而賞異之若以為足下四目兩
鼻彼夫長軀偉骨之士視功名如拾唾者亦頓足斂手
不復得以區區傲足下九龍之巔梁溪之溜真可驕太
行而輕溟渤矣弟何無快也抑弟聞之知已難也魯孔
氏鄒孟氏自離襁褓能開口說一二三四五便有天下
心及其長也東馳西驅南奔壯走干幾十君王侯齒朽

髮落曾無憐而收之者不得已姑自解曰天未欲喪斯文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嗟嗟接淅之疋宿晝之茵其後竟如之何也今聖天子當陽洗心濯意冀獵海内豪俊有起足下而坐之重席之左有英雄之才而又有英雄之遇一入孔孟之耳當揚聲大呼曰吾不知孫郎矣顧足下益讀孔孟書砥操礪行併文章德業合而為一亦可以明男子之得志也足下官華巍赫槿籬之聲填戸而不能容稍稍狼籍衢路朊弟復厠片言於其

間殊不足以重足下故三千里呼足下而規之足下得無曰顧生故迂戇令又妄發耶古之居者行者各相贈處弟之所為足下處者則若此矣其何以贈我使得宴息於清泉白石也燕吴相阻對面無期倘彼此不負又何患焉若乃漫為好語道寒暄而止諒足下所厭聞也不及

澄皐藏稿卷二

涇臯藏稿卷三

明 顧憲成 撰

上婁江王相國書

恭聞新命不勝踴躍此宗社生靈之福也追惟不肖於戊寅之歲聞先生之不難以寧親諷張江陵也誠中心欽之仰之以為古大臣之風規如此也於癸巳之歲見先生之不難以引咎悟皇上也誠中心欽之服之以為

古大臣之肝膽如此也已而先生有所不滿於志四顧躊躇輒致其政而歸則又中心訝之惜之乃今先生耕閒釣寂浹一紀而餘矣天下之故國家之表裏當益熟之熟矣向之所見以為是究竟是乎否也向之所見以為非究竟非乎否也又益閱之精矣雄心鋭氣日銷月鎔翼翼乎休休乎斷斷乎穆穆乎浩浩乎中和之體備矣是故根深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光雲龍風虎萬物快覩將令天下後世咸知吾君吾相之能相與大有為

也豈不卓哉於是中心欣之願之庶幾不日而身親覩之以為古大臣之作用如此也先生其何讓焉盼望行色心旌摇摇旋感一兆亟圖躬詣請正屬遘家難逡巡不果敢次第具列以聞倘蒙垂察裁其可否則又幸矣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覽斯言當年一腔苦心千

載如見令人遥對彷徨歔欷嘆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皇上後先凡幾何年得見皇上凡幾何時憲自甲午別先生於春明門外於時先生角巾布袍擁傳而南翩翩若登仙然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兹入而覲皇上伏覩天顔不知視甲午之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因特為先生誦之而復贅之曰時乎時乎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再時乎時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飯

寤言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卧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迎之坐定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予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平生旋乾轉坤慰滿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下局也堅卧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於相國也予曰何

叟曰老人日為童子課句讀耳何知朝廷事獨好從縉紳先生借覲邸報竊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即天下交口而譁之偃然無恙也逆之則危即天下引領而屬之莫能久於其位也是故趙蘭溪至於叢羣垢以死而後已猶得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勲勞然者沈四明至於十分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温諭如眷眷不能一日離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

易合自古而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窋操其線索者耶吾顧相國出而為之一轉移於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豊順也促莫如平湖餘姚逆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俟朝廷處分其體勢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氷炭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似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內閣正

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氷炭揆厥所由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碍內閣從而媒蘖內閣致之耶抑內閣碍吏部從而媒蘖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為異同矣要之亦須為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正不出於阿

奉權貴為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
出於公不出於揣摩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
之跡也否則分宜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為愈
耳況至今日平湖餘姚一綫之脈依希欲絶曾何氷炭
之慮而慮内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
部之逐内閣而但見内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
為之一表正於其間也余又黙然叟曰猶未也近者竊
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

勁而苦用之不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檝用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而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為危言危行輕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為蕩言蕩行重潰隄防以溅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為小人執兩端而用中其庶幾矣足以息阿比之端絶喧囂之竇平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按其實正孔子所謂德之

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遇之猶恐不能絕而況樹之幟而纛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摸稜為工事事以調停為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

不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官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内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漠然不介於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為之一挽回於其間也於是予復隱几而卧客不悦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叟既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展
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良久
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於芙蓉湖上相國一見
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有一大寃
須先生臨雪耳相國愕然問曰寃何在予曰在皇上相
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詑也請以憲所親歷對當憲之
待罪考功也適鄒南皐具疏謝病歸左堂見麓蔡公時
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如何覆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

公曰昨晤王相國言皇上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著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試思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名不肖謂曰近思之南阜委宜

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諭題覆皇上竟報可不責也

及予待罪文選請於堂翁心谷陳公擬升江念所光祿

寺少卿念所故受知於皇上中因山陵事罷歸數年矣

疏上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升光祿寺少卿九字吏垣

許少徵見而異之特攜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

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鎮雲南已而為言官所摘

復聽歸由前而觀皇上胸中固自有念所也由後而觀

皇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推類具言之不可勝數益

皇上之無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皇上科道不選歸之皇上廢遺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冤耶且閭閻匹夫匹婦之冤則有司為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為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為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皇上者矣於是皇上下公卿為之昭雪其控愬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皇上之冤獨有內閣能為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巳古之道也公言甚當

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腹心語也竊嘗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於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於寛大也事寛大之主寧不易於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導難以其不足於英明也我皇上英明寛大合而為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寃也凡為臣子孰無動心何況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来且十有四年尚簡在帝衷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乎而

坐視皇上受此大寃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徵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至再至三不覺放聲大哭一室大驚共起而呼予覺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中之同然者今玆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與王辰玉

昨聞尊府君先生新命識者莫不以為太平之理可計日而待轉相告語為皇上賀也僕更默默為先生賀為皇上賀賀皇上之有先生也為先生賀賀先生之有足下也君臣知己父子知己天啟其逢一朝合并上下千古寥寥有幾足下即欲不厚自勉安可得哉却聞足下每語客曰不意病頓中又加此一服毒藥何也不肖始而訝中而疑卒乃豁然而悟曰是矣是矣今夫履高據

顯天下之至可樂也遺大投艱天下之至可憂也庸衆所覿在彼則甘之明哲所覿在此則苦之甘之苦在其中矣苦之甘在其中矣有味乎毒之為言也昔伊尹一盡瘁於鳴條再盡瘁於桐宮晚而吉歸為太甲陳一德之訓肫肫懇懇猶若不能釋厥衷者周公思兼三王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終其身未嘗一日逸焉用能造商敉周流光至今此豈偶然而已哉故謂阿衡之任伊尹之一服毒藥可也謂負扆之托周公之一服毒藥可也

是天之所以成二聖也足下其知之矣足下知之進而與先生共嘗之真父子知巳矣先生知之進而與皇上共嘗之真君臣知巳矣夫如是太平之理真可計日而待矣然則先生之一服毒藥即先生之九轉靈丹也是天之所以成先生也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又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足下其知之矣僕不揣謬有一言之獻業巳呈諸先生并望足下假燕閒一寓目焉不審亦可備藥籠中物否

語不云乎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此僕之所以自忘其僣也又不云乎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此僕之所以自忘其愚也臨緘不勝惓惓

附録

王相國復書

適正間有賢次凡之變以為吾文哀荒中必無暇遠存故人乃令兩箋垂誨累千百言讀之且駭且服以為今之道學文章家胸中曾有此擘畫有此議論否而惜乎

未審不徒情事浪以黄金擲虚牝可嘆也主恩至此世耳傳聲以爲千古快事因遂欲以歷年秕政久鬱人情盡舉九鼎重擔而歸之謬悠此其爲天下謀爲不肖謀則誠忠誠厚已然抑有說使不肖果已扶服裝行責成未晚令一門疾痛滿座丞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理亂敎中上中下三局令不得已請就其中無咎無譽者不徒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以何時異同分宜江陵亦何曾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鄒南皐見

廢駡言不佞此畀同在閣乎在部乎又如平湖公向嘗乞哀瑤老與不佞之前柔若無骨而一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飾前醜瑤老初不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山陰公曰畀時首叛大防者必楊長也已山陰公果與爭事不合兩罷此為閣逐部乎部逐閣乎此往事總不必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也聊為效其款款如此至於教尾皇上大寃一段則不佞方與病兇言此何其先得同然然鄙意特疑内臣夫權歸寃主上而尊意

却專指閣中撓部權使不佞果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竊鈇而可一一自明耶以此斷從中局之為是而吾丈當亦可以貫我矣丈纔言鄒南皋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皋非但不佞不承即教中最鄙薄趙沈諸公亦未必敢承也嘗記銓郎得忤時如鄒如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之日畱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人至今未之聞也今吾丈既顯為皇上訟冤則不佞當亦陰為皇上引咎身雖永廢持此求信

於知已者而其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兄高風介節何年之不永頗亦聞劉兵部諱元珍者清譽略同今無恙乎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報謝不莊幸亮之

王辰玉復書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厠弦歌之堂跼縮而止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謦欬絶矣不圖教命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為之慨然居平謂忠恕二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為家君勸駕即此似亦體貼未

盡處使出而如姚崇十事應答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然求復其十四年前伴食面孔尚不可得何論伊周耶精神力量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者莫若子衡一身之外惟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而已此外非所敢聞命矣當今時事雖大詘然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術濫放不可復理初猶不肖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翻孔曽棋局以外道代之此何可長言伊言周總是畫餅於此下一砥柱乃是真勲業要其道亦惟大聰明

人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蓋道本無不明談道者自晦之開門户則自不免多生徒多生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即南宋大儒吾未敢以為不落窠臼也先生為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占復語不及多惟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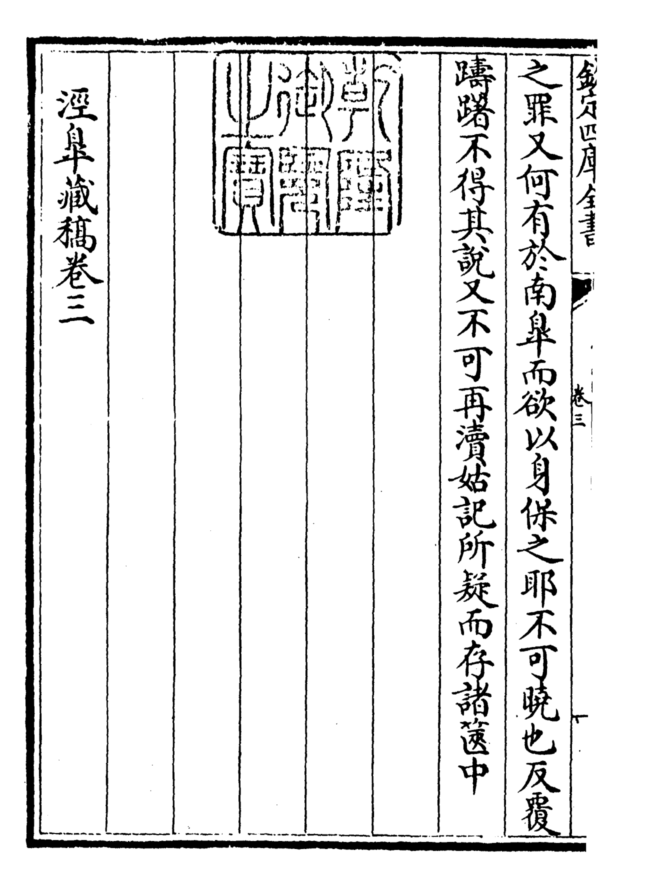
又

東林二刻僧寮之瑯琊兄而不得也承賜教豈勝欣躍令弟先生大諱朝野共惜我翁人琴之感其且奈何不能走唁輒此附訊作書甫竟而家君以長箋見示愈感

相愛相成之雅但微旨中多未明如鄒南老一事家君大笑以為絶無影響或中有駕之說者他事非不敏所知要以二三遺佚非但賢者所欲獻之先資即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貨也非有騎虎相角之勢何苦而欲尼之計此必有寃中寃夢中夢或又有訟其訟者矣一笑顧憲成曰愚得相國書展誦再過竟自茫然追憶王山陰以諍立儲去陸平湖以被譏去兩不相蒙今日爭事不合兩罷以是為部遂閣之證不可曉也平湖之乞憐

於相國誠不知其作何狀至其秉銓鑿鑿乎舉久抑之君子而登進之舉久昵之小人而擯斥之略無顧忌一時人心翕然風動至今語及之猶有生氣恐亦不得而過訾之者今以其推轂由我而不惟我之頤指氣使遂科之曰叛然則必吳嘉禾王陽城乃為忠順耶如是而猶曰不知閣部以何時異同然則平湖何名為叛耶不可曉也且閣銓之間兩下皆公則兩下以公相成固無異同之跡兩下皆私則兩下以私相成亦無異同之跡

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譬諸惟其善而莫之違固是莫之違惟其不善而莫之違亦是莫之違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今不問其所以然而槩之曰分宜江陵亦何曾有異同之跡是不等秦苻之獨斷於晉武槩二世之專任於齊桓耶不可曉也若鄒南臯請告一節見麓蔡公且命予面商諸相國及誾公擬留之諭乃已今謂蔡公駕言意相國偶忘之耶又謂中人而及南臯即趙沈兩公不承趙不敢過求至四明公曾不難加歸德以滅族


之罪又何有於南皋而欲以身保之耶不可曉也反覆躊躇不得其說又不可再瀆姑記所疑而存諸篋中

涇皋藏稿卷三